



◇郭明远

风雨凄凄，夜阑人静，独坐窗前，聆听着诗人余光中《浪子回头》中“母校的钟声悠悠不断，隔着一排相思树，淡定的雨雾，从四十年代的尽头传来，恍惚在唤我，逃学的旧生，骑着当日年少的跑车，去白墙红瓦的囊萤楼上课……”的诵读，我恍惚间又听到了母校那亲切的钟鸣，看到了母校那口沧桑的老铁钟，看到了十几年如一日坚守在母校敲钟的徐老师，想起了童年时代在母校的美好时光。

我的母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一座庙堂改建而成的。因这里有两个庙堂，故叫双庙小学。校园坐北朝南，占地30多亩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学校共有五个年级十个班。校园东墙外是一条自北向南的小溪。清澈见底的小溪在校园外墙东南角折向西南，从学校门前一架古老的石桥下穿过，折南缓缓流去。远远望去，白墙蓝瓦、玉带缠绕、绿树掩映下的校园，显得宁静而又安详。

校园的中轴线是一条南北甬道，在柔软的沙砾甬道旁栽着两行碗口粗的柏树，在甬道中部西侧有一棵蓊郁的老榆树，树的枝丫上架着一口老铁钟。这口老铁钟直径大约30厘米，曲线玲珑，圆润祥和，外壁历经岁月侵蚀虽已锈迹斑斑，但内壁经过岁月的打磨，却发出幽幽的光。铁钟的中心处悬着一个小铁杵，铁杵下的孔上系着一根细长的绳子，在绳子垂到离地面近两米处系着一个光溜溜的枣木手柄。

我就在这悠悠的钟鸣声里，度过了快乐的小学生活。五年间的每天清晨，当这口老铁钟发出的钟鸣声划破黑夜，惊醒憩息在树丛中的小鸟，如一圈圈涟漪在乡村上空扩散时，黎明便揉着惺忪的眼睛向我们姗姗走来。伴随着“当当、当当……”的短促钟鸣声，我和小伙伴们快步走进校园，走进教室，准备上课；伴随着“当当当、当当当……”的急促敲击声，我们翻书页，开始知识的求证探索；伴随着缓缓的钟鸣声，我们飞奔出教室，在校园里放飞心情；伴随着紧急的钟鸣声，我们奔向操场舒展筋骨，锻炼身体。

在我五年的小学生活中，徐老师一直负责这口钟的敲击，他是这所学校建校后专一敲钟时间最长的人。徐老师身高约有一米七五，头发花白，面庞清癯。他家就在校园东边的双庙村。那时，为了把钟敲准，徐老师总是提着一个闹钟。那个闹钟从来没有离开过徐老师，徐老师到哪里，那个闹钟就带到哪里。在快到敲钟的时间，他就早早地来到大榆树下，左手拿着闹钟，右手拽着钟绳的钟柄，两眼直盯着闹钟。待到闹钟指针指向等待的那一瞬间，他就仰起头，拉动钟绳，把铁钟敲得“当当当”作响。那钟音声传林岳，响彻云霄，飘荡在乡村方圆三里五村的上空。这口老铁钟，不仅是我们生活学习的指挥棒，也是我们当地农村人上地干活、下工的钟声。

由于徐老师在这个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，徐老师和校园那口老铁钟也一起定格在了我们心中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毕业后有幸回到母校教书。那口锈迹斑斑的老铁钟还挂在那里，敲了十余年老铁钟的徐老师已经步入古稀之年，腿脚不灵便，也不再敲钟打铃了。学校没有了专门敲钟打铃的人，敲钟打铃就由老师们轮流值班。不过，那时徐老师还时常拄着拐杖来学校看望大家。他每次来学校，都要到那棵大榆树下，仰着鬓发苍苍的头，久久地凝视着那口老钟，用干枯的手轻轻抚摸着那棵树，再轻轻地握住钟绳的手柄，似乎是想再敲一下，但是欲敲又止，又把手停留在空中，再也没有动。有次，徐老师指着那口老铁钟对我说：“你看这钟还是原来那个样，没有变，我每天听着这声音感觉很舒服。我现在老了，老眼昏花，记性也不好了，敲不成了，现在你都当老师了，一定要把这钟声敲准敲好，咱这里的爷儿们不能没有这钟声，大家每天都在听这钟声。这里只要钟声在，咱这里的娃就会有出息。我听说今年咱这里出来6个本科生，这是多好的事啊……”看着徐老师自豪满足的神情，我也深深体会到一个老教师、一个敲钟人与母校的深深情结及对母校未来的美好期盼。

我在母校执教三年，后因工作变动，离开了学校。再后来，我听说徐老师与世长辞，双庙小学也迁到了新址，昔日的那棵大榆树消失了，那口老钟也不知去向。

今夜，听着那“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，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……”浪子已老了，唯山河不变……”，我仿佛间又听到母校那清幽的钟鸣声、母校老师的谆谆教导声、小伙伴朗朗的读书声……多少年来，是那亘古不变的钟鸣声，是那坚守、执着的精神在引领着我、启迪着我、哺育着我、激励着我，使我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，在生活的海洋中奋勇搏击。

如梦令·霜晨

◇张建国

曾是冰云雪雨。也会化身轻雾。弥漫夜空中，巧遇冷仙飞舞。争聚。争聚。装饰枯蒿瘦树。

菩萨蛮·霜晨

◇阿卫国

东方初透胭脂色，远山一黛才描得。衾薄梦难成，沿蹊廊外行。
残枝栖独客，宿鸟须眉白。遍地北风荒，寒淹红日光。

春草年年绿

◇郭敬伟

世界有“世界诗歌日”，我们祖国有“中国诗歌节”，宝丰县有“宝丰诗词大会”。

宝丰诗词大会连续举办了四季。俨然成了宝丰县的一个文化品牌。我年年参赛，虽然成绩不佳，但是对于诗词、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反而愈加坚定。

目前我从事的非遗保护工作，四级非遗项目与古典诗歌一样，都是优秀传统文化，都是我的挚爱。二者也有交集。非遗项目十大类中的民间文学包括民谣，传统音乐包括民歌，而《诗经》“国风”即是当时各地的民歌民谣。传统戏曲、曲艺的唱词本身就是诗歌，或者可以与诗歌相媲美。曲艺中的大调曲子与元曲渊源颇深，三弦书经常出现《西江月》词牌。尤其是“三皇人根之祖，治下乾坤厚土。身披棚叶与耕读，与人造下幸福”，不由把我们带回遥远的三皇时期，眼前浮现出祖宗们辛勤劳作的画面。

宝丰县目前的3个国家级非遗项目，都有诗句来描述。比如，中国曲协原主席陶钝为马街书会写下了“马街竞艺溯源长，负鼓携琴汇现场。说古论今依旧事，万人空巷看兰芳”的诗，传为美谈。

宝丰酒传统酿造技艺传承数千年，金代大诗人元好问喝了宝丰酒后，留下了“春风着人不觉醉，快卷更须三百杯”的佳话。

汝瓷烧制技艺可谓皇帝之命下“工匠精神”的体现，形容汝瓷的“雨过天青云破处，者般颜色作将来”御批诗句，出现在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第七场。今年宝丰诗词大会的主会场的色彩即选用了汝瓷的“天青色”元素。点评嘉宾的背后博物架，放的亦是汝瓷。

所以说，古典诗歌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，滋养着我们华夏儿女的心田。

年初，“战疫”期间，“岂曰无衣？与子同裳”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“青山一道同风雨，明月何曾是两乡”等古诗一时成为“热词”，不仅坚定了“战疫”的信心和决心，也更加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。

习近平总书记说：“要让收藏在故宫里的文物、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、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。”

“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”无疑包括浩如烟海的古典诗歌。

本季宝丰诗词大会，出题范围1000首，是“诗海”中的几点浪花。但是“欲到中年事更多”的中年诗友们，面对千首诗词曲，也纷纷感叹“青春留不住，白发自然生”，“黑发不知勤学早，白首方悔读书迟”！

空闲时间少、记忆力衰退，学习起来是那么的吃力！有的还抱怨少年时怎么没有见过这么多古典诗歌呢？抱

怨少年时为什么没有诗词大会呢？

我们少年时代，温饱问题刚刚解决，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远没有现在火热。普通人家，难有一本两本真正的书籍。即使学生课本，大都是用过就不知所终了。最常见的连环画，东家串西家，翻得少皮没毛。

但是我们又是幸运的，比起我们的父辈祖辈。我们走进了全面小康的新时代，具备了坐下来“研究”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，能够选择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。印刷业的繁荣、网络的普及、通讯的发达、交通的便捷，我们享受着老祖宗们前所未有的幸福。

本季挑选的千首诗歌，几乎涵盖了各种古典诗歌形式，可见专家教授们的匠心独运。从原始歌谣“断竹，续竹；飞土，逐宍（肉）”到《诗经》、楚辞，从汉乐府、古诗十九首到魏晋南北朝诗歌，从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到近现代革命家的作品，直到现代《天安门诗抄》中的“欲悲闻鬼叫，我哭豺狼笑。洒泪祭雄杰，扬眉剑出鞘。”我虽然喜爱古典诗歌，但对于这些“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”，素未谋面的也不少。比如，“包青天”包拯的诗，“神童”汪洙的诗，清末重臣李鸿章的《临终诗》。特别是《临终诗》，催人泪下，使我们看到了清末时局飘摇、饱受争议的“李中堂”的另一面。

几年来的宝丰诗词大会，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，也结识了一批诗词发烧友。他们或者在家中营造“用心读书、亲近正人”的浓厚氛围，润物无声地浇灌孩子的心灵；或者把子女学习诗词的视频发在微信朋友圈，激励孩子坚持不懈、持之以恒；或者在教学中融入经典名句，增强课堂效果；或者在工作生活中，用诗句抒发喜怒哀乐。有一位同志尤为典型，自己和儿子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一，连续四年参加宝丰诗词大会。8岁的女儿4年来每天坚持背诗词、诵读文章。

我们可以想象，在优秀传统文化滋润下的孩子们，将来会怎样呢？就拿孝道来说，他们细品过《诗经》中“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劳”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劳瘁”的苦辛，揣摩过唐诗中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的深情，体会过清诗中“见面怜清瘦，呼儿问苦辛”“惨惨柴门风雪夜，此时有子不如无”的画面，将来不会不孝敬老人吧！推而广之，他们会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。

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台上是对手，台下是朋友。诗词大会是学习成果的检验，是积极的竞争，是竞争中的提高，传递的是终身学习的正能量。但愿这样的活动能像曲艺盛会马街书会一样，年复一年、瓜瓞绵绵地举办下去，直至百年、千年，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！